

蕉/窗/漫/笔

## 最忆是年味

何武

每当春节的脚步临近,童年时那裹着绵绵乡土气息的烟火,浸着浓浓血脉亲情的年味,便会在心底泛起,让人沉醉难忘。

团年饭,是独特文化传承的年味。

除夕,作为“月穷岁尽之日”,回家过年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执念。团年饭,既是对一年辛苦忙碌的总结,也是新一年的开端。这一习俗由来已久,清代顾禄《清嘉录》便有年夜饭的记载,清人周宗泰《姑苏竹枝词》,更是描绘出除夕夜阖家围坐、共话团圆的温情画面。

川渝地区的年夜饭从中午开始。天刚蒙蒙亮,大人们就钻进厨房,奏响了热闹的交响曲:嚓嚓的切菜声,滋滋的炒菜声,哈哈的欢笑声,与各种香气交织在一起,那是家的味道,也是年的味道。当一家老小进进出出穿梭忙碌,浓浓的味儿便顺着烟火气,漫进每一个角落。

那时吃团年饭有着庄重而温暖的仪式感。饭前,爷爷率一家人跪在香火面前,念念有词。大意是,汇报平安与家庭情况,感恩祖先的庇护和保佑;供奉足够的纸钱和祭品,呼唤祖先回家过年;祈求祖先继续保佑家里老少平安健康等。爷爷虔诚地磕头烧纸钱,我们这些小屁孩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心却早已飞到热气腾腾的餐桌上了。

我们家团年饭的桌上,总会有几种菜代表吉祥的含义。油豆腐代表长长久久的幸福;鸡脚被称作“抓钱爪”,当家人吃了意味着来年招财进宝;鱼是整条,不能吃完,因鱼与“余”字谐音,不仅仅是年年有余的寄托,更承载着降妖除鬼的美好祝愿。

吃罢团圆饭,还有一项特别的习俗——给果树“喂年饭”。我们用砍柴的弯刀在果树表皮上轻轻砍一道小口子,把团年饭吃剩的饭菜慢慢喂进去,一边喂一边说:“砍一刀喂一坨,结个果果你不落。”仿佛这样,就能换取来年满树硕果。

贴春联,是吉祥传统习俗的年味。

团年饭的余温尚未散去,贴春联的仪式便已登场。

红红的春联拿在手里,瑞气盈满心头。对联红底黑字,饱满的墨色力透一股蓬勃的喜气。

起初学贴春联,爸爸就会耐心地讲解每副对联的含义,以及如何张贴的要求。那些有关春联的故事让我如沐春风,吹进了我幼小的心灵。

春联红色的由来,源于“年兽”传说。相传年兽最怕三样东西:红色、火光和声音。于是,红色便成了吉祥的象征,承载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贴春联有很多讲究,要先上联,再下联,然后贴横批,最后贴福字,寓意“先立门户,后定福禄”。

心/香/一/瓣

## 过春节,玩龙灯

师永刚

看着又要过年了,想起老街上的“玩龙灯”来。

镇上的老街,窄窄的一条,有三四公里长,却只有四五米宽。日里平静,冬天有了“黄绵袄”,阿婆大爷就端了凳子到街沿,坐在凳上晒太阳,他们纳鞋底、唠嗑。夜晚来了,打更的梆梆声使得老街更加宁静。

但热闹总归是有的。逢上赶集,村民背着背篓、挑着担子、沿街摆了摊,都挤在这老街,热闹极了。

热闹,又还带着喜庆,当属每年的春节了,照例,初一到十五晚上的玩龙灯,是老街最最喜庆热闹时节。

玩龙灯,十多个小伙举着一条十来米的长龙,从下街玩到上街,又从上街玩到街,窄窄的街道,一整夜都有观看、玩耍的乡民,他们朝着这条长龙放鞭炮、喷烟花……

鞭炮、喷烟花的花筒,春节前就得准备。鞭炮,老街商铺里有的是,是为乡民有红白喜事方便购买。花筒,平时没听说谁个拿着它喷烟花玩,商铺里也没有,这就得现做了。花筒取自山里的楠竹,把楠竹锯成一段一段的竹筒,竹筒一头留底,底部钻一眼洞,用来穿烟花的引线,一头做空,把硝、硫磺、铁砂子……使劲填入,然后用上好的泥土封上。又在竹筒外裹上布料,布料上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图案,一个花筒就算制作成了。竹筒内的硝是从泥土中提炼的,硫磺是从商铺里购得的,铁砂子是老街铁匠铺的炉子里筛选的。做花筒太费周章,邻里一两个人忙不过来,要五六家抱团合计,一起出人力、财力才行。制作花筒的数量还得多,要够得上人家说“李家的烟花多啦”“王家喷烟花的时间长啊”,要是备的花筒只有三五个,龙灯到了自家门前所喷的烟花稀稀疏疏,那实在是没有礼数。

玩龙灯的龙架,是镇上篾匠用带有笋壳的毛竹制作的,十多米的“竹龙”编成后,找来绸纸罩了全“身”,麻绳结牢,龙架与绸纸粘合在一起,又用墨笔在绸纸上画了龙鳞。那龙的眼睛是怎么做的呢?是猪尿泡做的,把猪尿泡吹成气球,嵌入龙头两边,在尿泡上点了睛,两只龙眼就成了。

绑在龙身上的十来根竹竿,是龙脚,十来个村民举着竹竿飞舞,

贴春联时,用滚烫的米汤加一点面粉,搅拌成糊糊,用高粱苗做刷子刷在门框上。贴的时候,先将对联上部稳稳地贴在门框上,然后扯着对联的尾部轻轻向下拉,最后双手慢慢把对联摊平,这样张贴的对联便平整而光亮,一副对联就这样贴好了。春联是新年的名片与请柬,看着红彤彤的一片,四周洋溢着喜气,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份吉祥的年味。

放鞭炮,是迷醉民俗烟火的年味。

小时候的过年,一进腊月,鞭炮声便隐隐约约零星响起,那是期待过年而性急的小伙伴提前燃放的。

放鞭炮的习俗,也是源于“年兽”传说。相传“年兽”最怕三样东西:红色、火光和声音。对应红色,便有了春联;对应火光和声音,人们先是以燃竹应对,后演变为放鞭炮(爆竹)。从唐代“爆竹好惊眠”,到宋代“爆竹声中一岁除”,鞭炮逐渐成为辞旧迎新的标志性符号。

在我们家,吃团年饭、烧子时香和大年初一早上都要燃放一圆圆的大鞭炮。大年初一零时,整个乡村被火光映红,鞭炮声震耳欲聋,年味的硝烟仿佛让我沉浸在一场大战的胜利喜悦中。

我和小伙伴们口袋里装满鞭炮,在晒坝、堰塘埂子、菜地里“转战南北”。有胆子大的小伙伴,鞭炮刚一甩出手,便在空中炸响;还有人把鞭炮的芯子剪短一截,点燃丢到堰塘里还炸翻了几条小鱼。这些潇洒动作让我折服又害怕,因为我是领教了鞭炮厉害的,一次掷出的鞭炮迟迟未响,我以为哑了,去捡到手上刚好爆炸,痛得我龇牙咧嘴。后来我学聪明了,把鞭炮芯子捻开,一只手捂着耳朵,一只手用打火机去点燃,起身跑得老远,直到“啪”的一声巨响传来,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们把鞭炮插在牛粪堆上,炸得牛粪横飞,留下一个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窟窿。

小伙伴们各自回家了,我还余兴未尽。走到院子的菜地旁,见红红的长萝卜露了半截粗壮的身体在外头,一片裹心白菜铺陈出白碧相间的地毯,我乘兴在萝卜上和白菜芯里放一阵鞭炮,清新的泥土气息、沁脾的草蔬香气和刺鼻的火药烟味,在空气中交织成了童年最浓郁的年味。

恍惚间,春节在鞭炮声里渐渐远去,乡村的年味也飘远了,我们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开始了新学期的忙碌学习。

儿时的年味,浓缩了民俗文化,历久弥新,让人回味无穷,让人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年味,是对过年的期待,是刻在文化血脉里家的归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精神追求,永远是年味最珍贵的底色。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诗/绪/纷/飞

## 年味儿

黎强

比那坛米酒发酵得还快,黏着老柴房挂着的腊香,一会儿飘在老磨盘,一会儿又绕着石碓窝。

酿的醪糟早已捂出了甜度,鲜肉粉子挨着蒸笼一起,黄糖芝麻猪油熬制的汤圆心子,在灶台瓦钵里油浸浸的。

老井水是满满的,就连葱蒜苗白菜萝卜都兴奋着,红苕南瓜土豆在数着日子,饱满得鲜活,讨人喜欢。

母亲,哪怕再忙得丢不了手,也要抽点工夫在门槛上坐坐,一眼不眨盯着老屋前的路上,是不是有脚步声,由远而近……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 报幕人

胡佳清

我喜欢春天  
喜欢她春风般的笑脸  
每年她总是  
以报幕人的身份  
为我们揭开一年的序幕

春天说  
我只是来扯扯场子  
敲敲锣 打打鼓  
安排一场击鼓花  
该登台表演的  
其实是你们这些迎春的人  
施肥 播种  
才有夏的蓬勃  
秋的丰硕 冬的收藏

你们看见了吗  
树木换了新装  
小草竞相拔翠  
花儿又含苞待放  
鸟儿的翅膀  
比去年又硬了许多

春天报幕后  
从容退场了  
她说  
我已揭开了马年的序幕  
该轮到你们迎春的人  
一马当先 万马奔腾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